

## 初论宋人整理《千金要方》的基本原则

曾 凤

(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)

**关键词:** 宋人; 整理; 《千金要方》; 基本原则

**中图分类号:** R289.3

宋校本《千金要方》即现今通行本《备急千金要方》,北宋治平三年(1066年)由国家设立的校正医书局整理校定并刊印。在该版本新增的《新校〈备急千金要方〉序》、《新校〈备急千金要方〉例》及《校定〈备急千金要方〉后序》中,宋人从不同角度自叙对《千金要方》进行了全面整理,主要包括改动篇章结构、调整条文顺序、修订讹谬、补充遗佚、删除重复等。20世纪90年代以前,由于未得见宋以前《千金要方》其他较为完整的版本,中医界对宋人整理《千金要方》的基本原则及具体做法缺乏了解与认识。《新雕孙真人千金方》(存20卷)为20年前从日本回传中国的《千金要方》重要版本。该本当为刻于宋仁宗年间(960—1064年)的民间书坊刻本,在较大程度上保存了《千金要方》原著旧貌。

《千金要方》宋校本与新雕本之卷次、篇次、篇题及各篇具体内容均存在诸多差异,这就为宋人自叙改动原书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。可以说,宋校本已非孙思邈原作,而是宋人对原书修订后的版本,体现了宋代医学思想及其特点,正如《新校〈备急千金要方〉序》中所谓“书虽是旧,用之惟新”。

全面分析《千金要方》两版本的差异,笔者认为,宋人是以“备急”为基本原则,整“旧”如“新”,对《千金要方》一书进行了全面整理。

### 1 新增《凡例》以“备急”

一般而言,作者在序文中会自述著书目的、介绍内容并简要说明体例,以助读者阅读与研究。新雕本无单出自序,而是将序文并于卷一,作“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卷第一并序”。在序文中,孙氏自叙以“博采群经,删裁烦重,务存简易”方法著书,即在广泛搜集名方、验方的基础上,删繁就简,以便医家查阅使用。至于众方如何排序,孙氏并未明言其编排体例。在新雕本中,以方论为主的各篇具有相似的特

点:即开篇多先列方剂,医论则散见于篇中各处;每一病症,主治的单方、复方及针灸方混杂排列,其形式安排看不出明显规律。笔者认为,这就体现出孙思邈编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汇集众方,尚未论及医论与方剂、各方剂之间排序的条理性与规范性。这与唐代重予整理编刊的其他方书,如《华佗方》《肘后备急方》《范东阳方》《百病方》等书基本一致。

宋校本则对全书作了系统化的重新编纂,并出《新校〈备急千金要方〉例》全面介绍编书体例。其文云:“《千金方》旧有例数十条,散在诸篇。凡用一法,皆宜遍知之。虽素熟其书者,临事尚虑有遗失。况仓猝遭疾,按证为治,不能无未达之感。及新加撰次,不可无法。今撮集旧凡,并新校之意,为例一篇,次于今序之末。庶后之施用者,无疑滞焉。”从中可知,宋人认为《千金要方》原书无系统明确的体例,临证仓猝之际不便查找,故“为例一篇”。这就清楚表明宋人新增《新校〈备急千金要方〉例》全面介绍编纂体例的目的,就是为了给医家“备急”。新凡例包括两个部分:一是收录散在各篇的旧凡例,二是增补“新校之意”,共计20条,涉及药物的药量换算、炮制、名实考辨、质量鉴定以及汤剂的煎法、编次体例介绍、文字处理原则等。

### 2 调“方”“论”次序以“备急”

宋校本与新雕本相应各篇中,“方”与“论”编排顺序差异颇大。新雕本篇首多先列“方”,“论”则因“方”而论,依“方”而立,散见篇中各处;在行文格式上,“论”与“方”同条论述,没有明显的区别。例如卷十三《心脏·胸痹第七》开篇如下“胸痹之病,令人心口坚痞急痛,肌中苦痹绞急如刺,不得俯仰,其胸中怫郁如满,咽塞,习习痒,喉中干燥,时欲呕吐,胸□背痛,手不得犯,胸满短气,咳嗽引痛,烦闷白汗出,或彻引背,不治杀人方(方略)。师曰:夫脉当太

过与不及,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,所以然者,责其极虚故也。今阳虚知在上焦,所以胸痹心痛者,以其阴弦故也。平人无寒热,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。胸痹,喘息之病,咳唾,背痛短气,其脉沉而迟,关上小紧数,栝楼汤主之(方略)。”这段文字先述“胸痹病”病症,次列一方;再叙“胸痹病”脉象,又列一方。宋校本则对这些文字做了调整,将“胸痹病”的“症”与“脉”前后序列,分别新增“论曰”二字置于其前,使“症论”、“脉论”成为相对独立的两个段落;在两段医论后,列出两首主治方剂。

通观全书,宋校本对各篇内容均进行了类似的重新排序,采用先“论”后“方”的模式,将原书散在各处的医论调至篇首,每篇先出医论,次出脉论,再出方剂。可以说,宋人安排各篇文字材料都严格遵循了这一排序,全书体例非常归整统一。他们在《新校〈备急千金要方〉例》中说:“凡诸篇类例之体,则论居首,脉次之……缓急检之,繁而不杂也。”从词法上分析,“缓急”为偏义复词,义偏于“急”。“缓急检之”即“备急”,便于急迫之时查检。

3 调“方”“治”次序以“备急”

3.1 按先方剂、后针灸的原则调“方”“治”次序

在新雕本中,针灸方散见篇中,没有确定的位置。宋校本一般是将针灸方置于篇末。以卷十二《胆腑·吐血第六》治“吐虚劳吐血方”为例,可见两版本“方”“治”排序之异。

表 1 两版本方治疗次序比较

新雕本	宋校本
①灸胃管三百壮。(针灸方)	③复方
②地黄五斤捣取汁。(单方)	④复方
③治虚劳崩中,吐血下血,上气短气欲绝,面黑如漆方(略)(复方)	②单方
④治吐血,大小便下血 竹茹(二升) 甘草。(略)(复方)	⑤单方
⑤治吐血蛊毒痔血,女子腰腹痛,大便后出清血者方(略)(单方)	①针灸方

按:宋校本卷十二相应篇章,以上诸条的次序调整为③④②⑤①,其次序是将两条复方、两条单方排前,针灸居后。

3.2 以先复方、后单方的原则调整各方剂次序

上文已述,新雕本各篇开篇多先列方剂,篇内的复方、单方混杂排列,在前后顺序上没有明显的规律。而宋校本中相应的方剂,则严格遵循复方在前、单方居后的模式。以卷五《少小婴童·疗客忤方第四》中“治小儿夜啼方”10首方剂为例,可见两本之不同。

表 2 两版本复方、单方顺序不同比较

新雕本	宋校本
增“治小儿夜啼方”小标题	
① 治小儿惊啼方取鸡屎白末饮服之。(单方)	⑨ 龙角丸(复方)
② 又烧发灰服以意服之。(单方)	⑩ 芎藭散(复方)
③ 又腊月缚猪绳灰。(单方)	⑥(单方)
④ 又烧猬皮三寸。(单方)	⑦(单方)
⑤ 又车辖脂内口中及齐中。(单方)	⑧(单方)
⑥ 治小儿夜啼法交道中土。(单方)	①(单方)
⑦ 又取马骨灰(略)。(单方)	②(单方)
⑧ 治小儿夜啼不已方。(单方)	③(单方)
⑨ 龙角丸主小儿五惊夜啼方。(复方)	④(单方)
⑩ 治少小夜啼,芎藭散方。(略)(复方)	⑤(单方)

按:宋校本增设小标题“治小儿夜啼方”,而后将“龙角丸”、“芎藭散方”两复方排为第一、第二,以下依次排列 8 首单方,与新雕本单方在前、复方在后的次序迥然不同。

类似以上方剂与针灸、复方与单方排序上的差异,在两版本中相当普遍。笔者认为,新雕本单方、复方、针灸方混杂,显示出其编著者着重于方治的收集与编撰,至于这些方治的排列,极有可能是以临床疗效快慢为序,将见效快者置于前。如第一例将“治虚劳吐血方灸胃管三百壮”列为第一法,第二例将“治小儿惊啼方取鸡屎白末饮服之”排为第一方。与此不同,宋校本重新编排了各篇的方治与方剂,严格遵从了复方在前、单方次之、针灸法又次之的排列模式。这种调整,一方面体现了宋人治病重视复方的用药特点,代表了宋代医学理论的发展;更重要的是,宋人对《千金要方》“方”“治”内容条理化、规范化的处理,突出了其方书的特点,更便于临证应用。他们在《新校〈备急千金要方〉例》中说得非常清楚,该版本以“大方在前,单方次之,针灸法处末焉”的原则重新调整原书的“方”“治”,其目的在于“缓急检之,繁而不杂也。”

4 调方剂之卷次、篇次以“备急”

在宋校本中查找新雕本相应的方剂,可看出宋人对《千金要方》方剂的卷、篇进行了重新排序。以卷十一肝脏卷为例。

表 3 两版本同一方剂卷、篇不同比较

新雕本	宋校本
卷十一《肝脏·肝虚实第二》 虎骨酒补方	卷十一《肝脏·肝劳第三》
卷十一《肝脏·肝劳第三》 补肝散	卷十一《肝脏·肝虚实第二》
卷十一《肝脏·肝劳第三》 治眼病诸方计 71 首	卷六《七窍病上·目病》

按:由上表可见,宋校本一是根据主治将“虎骨酒补方”调至《肝劳第三》、将“补肝散”调至《肝虚实第二》;一是按发病部位将“治眼病诸方”从卷十一《肝脏·肝劳第三》调至卷六上《七窍·目病第一》。类似的情况,再如新雕本卷六《七窍·耳方第八》有“耳方”,卷二十《膀胱腑》亦有“耳方”。孙思邈如此安排,一是以发病部位归类,将部分“耳方”置于七窍卷中;一是以发病部位所属(即“肾开窍于耳”)归类,将部分“耳方”置于膀胱卷中。宋校本则将所有耳病合并到卷六《七窍·耳病》,这是统一按照发病部位归类。如此调整不仅有助于对七窍病的系统认识,更有助于查阅使用。

宋人在《新校〈备急千金要方〉例》中说:“凡诸方与篇题各不相符者,卒急之际,难于寻检。今则改其讹次,庶几历然易晓。”这段话清楚地表明,他们系统调整方剂的卷次、篇次,各归其类,使方剂与卷名、篇名更加相合,目的是临症卒急之际清晰易检。

## 5 改书均不出注,旨在“备急”

值得注意的是,宋人全面整理《千金要方》,正其讹谬、补其遗佚、删其重复、辑其事类、类聚其条文,特别是他们据诸家本草、前古脉书及《素问》《灵枢》《甲乙》《五鉴经》《千金翼》等数 10 种医书所增补的 5 300 余条医学资料,在宋校本均未标识其文献出处。

在中医文献史上,现存最早使用文献标识法的古医籍当为陶弘景《本草经集注》。陶氏以朱字和墨字来区别《本经》与《别录》文字,以大字书写两书的药条正文;参考有关古籍,以小字增入较详细的注文。后世则以雕版的阴文、阳文代替朱墨分书。文献出处标识法,使文献内容源流清晰,是非各有所属,在文献整理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。

北宋处于由手抄转向版刻的关键时期,一般采用校正汇纂、标志明确、广采博搜等编书办法,不仅有利于保存前代资料,并且易于探明其发展源流。

从宋校本来,宋人对正文的所有改动均未标示出处。在《新校〈备急千金要方〉例》中,他们特别说明了其引文不标出处的原因,其文云:“凡诸方论,今各检见所从来及所流派。比欲各加题别,窃为非医家之急。今但按文校定,其诸书之名则隐而不出,以成一家之美焉。”笔者认为,宋人“成一家之美”的说法只是表面的缘由,其真正原因当是他们将《千金要方》视为实用性临床方书,标明文献出处并非医家之急,故隐去诸书之名,以求简便易用。

## 6 结语

从文献整理的角度来看,宋人对《千金要方》的大规模调整,特别是他们径改原书不标文献出处,看似草率,实际上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不得已的做法。高保衡、孙奇等人在《校正〈千金翼方〉》中说:“臣以为,晋有人欲刊正《周易》及诸药方,与祖诰论。祖云:‘辨释经典,纵有异同,不足以伤风化;至于汤药,小小不达,则后人受弊不少。是医方不可以轻议也。’臣等不敢肆臆见,妄加涂窜。取自神农以来书存于世者而质之,有所未至,以俟来者。”这段话表明,宋人清楚意识到医方关乎性命,不可轻逞一己之见,应该说他们整理古医籍的态度是严谨的。笔者认为,他们之所以如此重编《千金要方》,是遵循了“备急”的基本原则。无论是调整方论、方治、方剂的次序,还是隐“诸书之名”、新增凡例等,其作用都是使内容条理清晰,简便易用,更大程度上满足方书“备急”应用的要求。孙奇在《伤寒论序》中说“以为百病之急,无急于伤寒,今先校定张仲景《伤寒论》十卷……”,他在《金匱要略方论序》又说:“臣奇先校定《伤寒论》,次校定《金匱玉函经》,今又校成此书,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,使仓卒之际,便于检用也。”选书以“急病”为标准,校书以“备急”为目的,这应该是北宋校正医书局校书的共同原则。

(收稿日期:2008-10-06)